

八 古 文



山西出版集团

序

人在初生为婴孩时，思维还处于无意无识，母亲就开始教说话。不管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取得多高的成就，就算一个聪明至极的人，恐怕也记不住母亲所教的第一句话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母亲教孩子学语时充满了爱意。然而人至终老之时，即使身通百艺，又有几人还记得母亲对自己学语时的爱意。虽然可叹，但是由此也可见，母语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其中包含的更是生我养我的至爱。

一个人有自己的母语，一个民族亦然，因为养育这个人的正是他的民族。当这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的成长，发展到足够强大时，难道就可以忘记自己的母语吗？汉语作为中国人的母语已经使用了数千年，但是在东西方交流日益活跃的环境下，人们难以掩饰对舶来语的喜爱，流行词语中音译的造词活动层出不穷，这些现象一方面丰富了祖国言语，另一方面给后代读懂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障碍，于是时代要求我们必须产生现代书面语言的规范机制，使书面语言高于通俗口语使用标准，以满足文明传承的需要。

探究书面语言和通俗口语使用的方法，我们发现：中国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基本实行文字与语言分离的制度。语言有随时代、地域变化而变化复杂的特性，随着时间、地理的变化其用意游移不定，相隔数十年也许就意义大变，所以纯粹的口语记录让后代读懂前辈十分困难。书面文字却可以按照一定语法形式长期保持某种形态，这样就恰恰解决了文化在历史传承中的相通问题。文与言的分离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项重要制度，使中华文明成分中动者自动、静者自静，为中华文化千古相通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西方使用暴力手段以牟利为目的通使东方世界，坚船利炮使东方文明的主流国家清朝灭国，此次重大历史事件直接导致了东方古代文明体系的迅速瓦解。东方人民在痛析受人欺压的原因之时，对自身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自我否定，采取以舍弃换新生的方法改革东方文明。废除古文，书面文字推行白话文就是改革之一。这一废除活动是全面的、彻底的，几乎没有做必要的区分和鉴别就把文化领域一概而废了，导致废除的不仅仅是古文，相邻的一些学科也荡然无存，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化才可以创造人类光明的未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义。时隔二百年，再看那个时期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流，灭亡的不仅仅是清朝，还有东方文明某些优秀部分的灭失，损失的不仅仅是东方社会，也给世界文明造成了巨大损失。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人类文明交流方式和历史传承方式的思考。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突变在传承过程中对历史延续性具有巨大的损毁作用，其间会有许多的历史信息丢失，造成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所以历史传承的渐变性质必须尊重。

“历史中充满了延续性。……延续性对群体文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人类的每一代人都将不得不从头开始。”（[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在“五四”运动前，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另三大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传承和交流的渐变，而

不是突变。“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乃至东方社会对古代文化体系的突然废止的确造成了文明精髓的丢失，特别是民众道德养成和道德管理体系的破坏是最为可惜的。时至今日，仍有人在念念不忘地追寻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丢失的某些文明片段。我们审视历史，不仅要看到它已经过去的一面，更要看到它前进的一面，所以不仅要尊重它的过去性，更要尊重它的未来性，毕竟人类不仅仅只有过去，而是永远活在未来。

为了开拓美好的未来，必须继承和发扬历史的经验。在这个讲求原生态的时代，如果我们追寻中华民族最原始的文化生态，那一定就是古文了！古文与时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广义上讲，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以前，文字著述中具有凝练、简洁特征，且区别于口头语言的文章都可以称为古文。这些文章在使用文字时基本保持了文字创造之始的原义。当然从夏到清各个朝代的古文又有所不同，每个时代的古文又有其各自的特征，我们在这里只能一概而论。中国近现代以来，白话文逐渐成为了书面语言的主流，以至于一篇文章动辄万言，对于读者往往读过千言万语后才初识文章主旨。我常常感慨现代文章的长篇累牍，倾慕古文的言简意赅，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的情怀、学习古人的笔触、用古文写作的想法。如今再作古文更有薪火相传之旨，但因学识贫陋，写作如獭祭状，如同照着老虎去画猫，作品非常欠工夫。经过检校，本书共辑了八篇用古代书面语言写成的拙作，译名为《八古文》。我想，我所做的仅仅是使过去被人忘记，或许可以给来者一点点启发吧！

古人经常使用“托古”来讲述一些高深的道理，尽管我现在讲的道理并不高深，但是既然使用古文来写，干脆就也用“托古”的方式来叙述也许会更贴切一些，所以就托古代之人、托古时之事、托古人之言写如今之文。“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周希陶重订《增广贤文》）鸣而求其同声相应，这是为文者的普遍情怀。现代社会文学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逐步在形成对应的读者人群，否则非特定的读者人群很难读懂特定形式的文学内容，本书大概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古文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再次找回古文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重新使用古文除了在探索文字原义的回归外，更重要的是重拾使用民族语言的自信心。

古人的一些至理之著，常常因为今人抱怨内容枯燥而得不到广泛的传播，这实在是非常可惜，所以我很想用一种美的形式来引领文章，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去读理论书籍，达到用形式美来解决优秀实质的传播问题。“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左丘明著《左传·襄公二十年》）为了显示古文与读者的亲近，我使用了骈文的修饰方式，并在文章首部使用故事来引导核心意义的出现，尽量克服古文“佶屈聱牙”的传统，在语法、辞章、语言结构等方面尽可能地靠近现代人常见的经典古文语式。

由于使用古文方式写作，所以在文章中使用的概念性词组仍然沿袭了古贤使用的概念性词组，这样就和现代的一些前沿概念性词组有所区别，但这些并不影响文章的内涵表达。毛泽东主席曾经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告诫全党：“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毛泽东著《反对党八股》）新的未必都是好的，现代太多的新概念又能表示多少更加美好的道理呢？也许，正如有人所说：真理永远是真理。古贤所发现的哲理现在也仍然管用。

如果把祖国喻为母亲，那么汉语就是我们祖国的母语。不管你对祖国的文化有多少反对

意见，甚至要否定她，总是就连反对和否定的意见也还是用母语来表达的。用祖国的语言反对祖国的文化，用祖国的文字否定祖国的文明，可否反问你自已从何而来？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父亲、母亲。尽管我已经不记得学语时父母教的第一句话了，可是学会说话后要懂得用优美的语言向父母表达感恩之情。我的父亲、母亲出身贫寒，虽然天资俱为聪颖，但是父亲少年时只能边农边读，母亲更是连学校也没有进过，平生引为遗憾，常常以此告诫他们的儿女要珍惜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要多识字、多读书，将来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尽管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可是从来没有向父母说起过自己的学习情况，我想就用这些古文做为向父亲、母亲的一次学习汇报，用祖国母亲的文化向生身父母表达不成为报答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是为序。

司马泊·壬辰年壬寅月

目 录

序.....	1
卷一 大地膏腴.....	1
卷二 钱语.....	4
卷三 筑城.....	7
卷四 雁之旅.....	10
卷五 相剑.....	13
卷六 笔德.....	16
卷七 千金方.....	20
卷八 羽化氏.....	23
跋.....	25

卷一 大地膏腴

[作品第六十八号]己丑年己巳月

上古之时，人类虽为女娲抟土所造，然养育人类之母实为大地。再过亿万斯年，公孙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顺天地之纪，德沐九州宇内，其时，万物欣欣向荣，四时循环往复，人民生生不息。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黄帝顺自然医国、施仁爱医人、参阴阳医病。为解人民病痛之忧，黄帝与大医岐伯、雷公、俞跗著内、外之经，欲启授人民生命之大道。黄帝问对于岐伯、雷公著《黄帝内经》，传脏腑经络内科之说，经凡夫之手流于后世，为民所重。黄帝问对于俞跗著《黄帝外经》，传刀械解剖外科之术，为天火所焚，俞跗父子与《外经》皆成灰烬，不为俗子所见，此术遂失传。后世仅传《内经》，世人奉为经典，其理可治国、其方可活人、其术可疗病。天下昭彰，万物和合，世事毕矣，黄帝驭龙升天。此时，岐伯、雷公、俞跗等大医俱已歿。

黄帝之后五千年，人间有工业盛行于世，物质之创造为前所未有之丰富，国因之富强，人因之享受。吉日，时逢黄道，黄帝正驭龙驾经九天，巡游寰宇。天际有五色祥云拥托神女而至，光芒华贵，面色雍容，尽显天下之母仪。言于黄帝曰：“吾为大地，乃万物之母。今病矣，恐累及身负之万物，知君有医道内、外之说，可治国、活人、疗病，故而专候君出游之日于此相见，问诊于君。”黄帝忙下龙车，答道：“大地者，万物皆为之生、赖之存，三界之内最为尊荣。吾游离人间已五千年矣，万象变化难以尽知，何以敢言诊疾于大地。”

大地道：“太古之前，吾本名混沌，阴阳和合，混为纯一之体。有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乃长成，别阴阳，分清浊，开天辟地。天承混沌之阳德，上去吾九万里。吾承混沌之阴德，凝结为大地。盘古之亡，日月、河岳、风雷、雨泽、金石、草木、鸟兽，比比诸物皆生也。混沌初开，四海之内虽为蒙昧，万物生息如婴儿嬉戏，吾只为其劳身，不为其劳神，以慈母之眼看待众生。有女娲者，为诸物抟土造灵长，名曰人。人者，吸乾坤之元气，取阴阳之精华，序伦理，会创造，生发文明。其能力虽可撼河岳、动天地，其德操却纵私欲、性贪婪。近三百年，人间有工业奋然而发，人类攫取若疯，强取资源，猛耗能量，以满足其物欲之欢。周有召公对文王曰：‘天道净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宁。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盘古之宗不可动，动者必凶。’自有工业以来，自然之序紊乱，盘古之宗动矣，云母难行适时之云，雨师难布甘甜之雨，河伯难流无水之川，致使天飘乌烟，地缠瘴气，人患恶疾，万物销减……如此诸疾，遍布吾身。吾今有五种不适，请问诊于君。”

黄帝闻之，叹曰：“痛哉，人类也。工业之百年，何成如此劣行。此行之劣，祸及其母，害及己身，殃及万物。大地之疾，乃生生之疾，不治必将害及万物，请道详情，吾将尽言。”

大地一问呼吸，曰：“遍数诸疾，首为呼吸。周身所及，烟囱林立。道路有处，尾气充斥。似云而非云，或雾而非雾。烟气整日弥漫，晨昏无别，明晦难分。吾呼吸困难矣，九窍闭塞，卫气消散，气之削也。”

黄帝答道：“大地之气息乃空气也。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工业之类必有烟气排放，含硫、含碳、含氮尚属平常，更有剧毒气体夹杂其间，浊污甚矣，故大地首受其害。”

大地二问血脉，曰：“江河湖海为吾身周遭运行之血脉，此前，血脉因地理顺势流淌，充沛且澎湃，时而汹涌奔腾，时而延绵深流，时而清澈潺涓，此之谓经舒络活也。而今，地下水系破坏，地表水流干涸，江河湖海亦成藏污纳垢之所在。黑水流处肆意横行，河流之内生命绝迹；物种繁衍变异畸形，致生不可名状之怪物。血脉之患，痛哉。”

黄帝答道：“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血脉者，最忌淤、垢、污、浊。今大地之血脉何状？淤，填海造地，侵占滩涂，拦河截流，阻血脉也；垢，河积泥沙，湖生蓝藻，海泛赤潮，脏脉络也；污，水域富含重金属，江河排放化学品，害血液也；浊，倾倒垃圾，丢弃废物，滋生毒菌，伤血流也。淡水资源匮乏乃大地血脉体系衰竭之兆也，气血失去循环之道，万物亡无日矣。人类诸行已经完全违背血脉通畅、洁净之要义。”

大地三问肌肤，曰：“海洋之外，绿色乃吾之健康肤色也。工业盛行以来，年消失森林一千多万公顷，年沙漠化土地六百多万公顷，丰茂不回草原，茂密远离森林，植被毁坏，水土流失，周身肌肤渐被黄土沙石所侵蚀，风过处有沙尘暴袭扰，雨过处有洪涝灾害。绿肤无存，谁将还吾？”

黄帝答道：“森林消失之处酸雨为祸首。何来酸雨？皆人类开采之石化燃料燃烧所致也。更加之砍伐森林、开垦林地、采集薪材、过度放牧之众多劣行，淡淡绿色如何抵挡六十亿之众役使侵害。”

大地四问体温，曰：“三百年来，吾之体温忽忽无常，地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水温度旋升旋降，已经是南北之极消融冰盖，赤道之周祸起热浪，森林旷日燃烧，飓风频繁施暴，干旱年年光顾，暴雨突然狂泻，吾之躯体在燥热难耐中苦苦煎熬日久矣！”

黄帝答道：“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寒热。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故大地体温无常源于周身之大气层。二氧化碳致使大气逆辐射，祸成温室效应；氟利昂引入太阳紫外线，惨酿臭氧空洞。二氧化碳、氟利昂皆人类物质奢侈之祸也。”

大地五问万物，曰：“吾为万物之母，有众生消长之责。三百年来，人口增加五十亿之众，而年亡物种千余种，吾乃万物之母，可纵人如此行事乎？众生皆亡，惟人可独活乎？”

黄帝答道：“生命者，天为之父，地为之母，生发于阴阳也。大地生万物，可卵、可胎、可湿、可化，或飞、或走、或蠕、或游，生生皆平等。自然之贵，在于一视而同仁。些许蝼蚁可见生命之光辉，庞然猛兽寓意物竞之天择。草木之类扎根土壤方可茂盛，禽兽之属奔走山林才能生存。渺小者群生群居，凶猛者独来独往。飞翔者乘风行空，游泳者凭浪翻飞。万物之大小、强弱、众寡，大地皆以适其生存而制宜，故生命存在之形式虽异，然生命存在之意义实同，此乃生存之法则使然也。近世以来，人类之道实为奢侈之道。人类无视生命尊贵，牺牲万物，尽享奢侈，有违自然之真谛。人类乃万物之一，非造化之主，居灵长而害万物，

非天地之道也。感官享受稍纵即逝，生命延续方为永恒追求，放纵所为，虽大地不究，亦必将为造化所弄。”

大地问曰：“吾病急矣，凡此种种，可疗否？”

黄帝答道：“大地之病，病在膏腴。大地肤下之膏腴，人类谓之矿物，或名曰煤炭，或名曰石油，或名曰天然气，或名曰金属，计有三千余种，名目繁多，不可罗列。为人类攫取之矿物，燃烧可获动力，制造可作百器，人世间衣、食、住、行一应依赖之。攫取膏腴之祸在于燃烧、制造后之污染，大地诸疾虽表征各异，然皆耗脂消防污染所致。膏腴引起诸疾者，先有攫取，后有污染，膏腴不出则世道清平，究其因乃人类之贪婪所致也。故大地之病，病在膏腴，膏腴安则大地安。”

大地目露殷切，黄帝面有难色。黄帝继续道：“人类之为灵长已千百年，赖以生存者，大地也！千百年来，为绵延其族类，人类向大地之索取无休无止。如今人类虽能飞天，除太阳能之外，却未曾获得大地之外任何物质能量可普及于世间，而世间奢侈风行，贪图享受已成常规，故攫取大地膏腴之行亦日盛，人人喜而效尤，且可以断言，必将愈演愈烈。膏腴之疾，皆是人为，属《外经》之范畴，施外科之术可痊愈，无奈俞跗父子与《外经》为天火所收，其术失传久矣，吾虽明其理，难为其术也。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輶暢詘’人类肆行，乃自取灭亡之道，由奢入俭，永保膏腴，诸病皆消。若疯狂如此，非医道可约束之，故弗能治，欲愈诸疾，惟有顺应自然之道方有疗效！”

黄帝言毕，大地无声而泣。

卷二 钱语

[作品第七十八号]庚寅年癸未月

九原之野，碧草丰茂，暖阳广布，清风微薰，两小儿牧于坡之阳，得大钱一枚，钱之身硕大而无文，双手捧之强可观也。

一儿曰：“此钱如此硕大，非常物也，需投之于炉，冶炼而熔，分范而铸，可用做富家之资也。”

一儿曰：“异也！天遗重金，你我何德何能可配之。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荒野遗物，非贤能者得之不祥，速弃之，归于自然。”

争执未休，日将西斜。旋即，清风一缕，大钱化做一翁立之于前。翁曰：“类汝等之辩，于世间不可穷矣，争之无益，徒费口舌。汝等虽为竖子，言语间却尽道人情百态，可见世人之爱憎于兹最隆，竖子亦然。为兹熙熙攘攘，为兹纷纷扰扰，状如烟云变幻。然一钱之得不可换取无忧，一钱之失亦可面留欢颜，一簞饱饭、一瓢白水、一席清梦之乐非家有万贯者皆可知也，故患得患失在心耳，非物也。钱之为用甚为久远，惟吾尽知之，可述于汝等小子。其中恳切之辞，谨听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两小儿见状，惟惟诺诺。

翁曰：吾乃司市之钱氏老者也，本属百货之族，生于祝融作市之日，《周礼·天官》有言，吾命该‘掌邦布之出入’，故名曰：布泉。职掌天下财货行藏。天下之人知吾名者，惟汉之郑玄也。吾家住外府，供职市井。天帝遣吾终日周旋于凡尘俗世，鉴于人间污浊，怜吾老迈，久事污垢之局，特准享龙之运。龙有九子，故天亦赐吾九子。从此，百货之族，钱氏最为繁盛。百千年来，吾家流入世间久矣。九子虽皆为吾生，却不为我养，悉数螟蛉于他人矣。九子虽尊吾为宗，却各以名号行于世，故吾后代繁盛，而世人未可尽知也。

二郎名曰：青蚨，小字鱼伯。性至孝，多行仁义，与其母相依为命。常化为虫形携其母行走天下，取悦其母。有奸佞者可识其真相，使诈术分别于瓮中羁縻其母子，用母子之血相涂抹，以骇其心、屈其志，威逼青蚨以身互市，然后奸佞者所使之钱可无翼而还。青蚨之事母，善行也，然为奸佞者役使，可谓亦怒亦哀也。钱之为用，使之奉养父母者，情最为真挚。今遍观世间，存此真挚者几何？钱哉，生发此物者或着善意，役使此物者仁义无多矣。

二郎名曰：孔方。生于秦，年渐长，事于秦君。秦灭六国，四海混一，为始皇帝重用，命率天下钱氏，总领百货流通，经世济民。自此，王朝更迭，皇帝流轮，始皇帝之遗言在，诸朝皆不敢有违此制，咸重用之。于是，此子大任中国两千余年，权倾海内，宾服外邦。遇盛世，则治国养民，国由此而强；遭昏暗，则卖权鬻乱，国由此而败。真可谓：为人谋而不忠乎，必苟随于人也，虽千般本事又有奈何！此子功业最为显赫，诸子莫比。天下人对其之

态，空无之则期盼，欲得之则艰难，豪使之则欢欣，舍弃之则不能，集世人之爱恨于一身，故功过是非为天下人所议论纷纷。

三郎名曰：货泉。幼时依附于刘氏之族，从刘姓。刘氏政息之际，过继王氏。世俗凶险，童心被泯，故心胸狭小，才量有限，喜猜忌，性嫉妒。因嫉恶前附之刘氏，遂改为此名。尝相与人之仲昆行商，好其利而间其亲，戚戚哉自白，怨怨哉污人，使人兄不兄、弟不弟，孝悌荡然，宗法之礼由其而坏。后为新人耳目，遂自号‘白水真人’，然劣迹斑斑，空留笑柄矣。字号果能掩其劣行呼？欺天下人有目无睹乎？

四郎名曰：阿堵物。为人猥琐贪浊，喜好风雅。虽为才子名士所鄙视，却喜欢趋附于其行列，咬文嚼字，斗茶论酿，非其类而随其伍，不伦不类。尝有士大夫叹曰：实为此物累也。

五郎名曰：上清童子。輶輶訛尚清静无为之道，游逸于尘世之外，自唐以来修于玉虚之洞，为昆仑弟子。闭固神关，使外累不入；守持十戒，令俗想不起’輶輶訛，安之若素，脱俗矣。

六郎名曰：没奈何。輶輶訛此子最贪，体态肥硕，形如卵状，交友皆为富商，相友善者郑国人玄高、秦国人吕不韦。尝与玄高经商于周都维谷之道，遇有秦军驻滑国将假途伐郑，为其识破。遂解囊与玄高，买牛十二头犒劳秦军，谎称郑君所遣，秦将孟明视错觉郑国有备，撤军归于崤山，使郑国可长守宗庙之祀，实乃买国之举也。輶輶訛后与吕不韦交厚，名显天下。初，始皇帝之父异人为秦质子于赵，六郎同吕氏助其重贿华阳夫人，归秦袭位，是为秦庄襄王。又同吕氏献赵姬于异人，生子政，是为秦始皇帝。遂成其定国立君、捐纳拜爵之愿。于是乎，贩丝治粟之流具拜榻前，盐铁巨利之富咸出掌股，秩比千石之辈皆出其门。由此观之，商贸政治，经略天下，真巨贾也。始皇帝年稍长，放逐吕不韦于巴蜀之地，六郎即别吕氏，若隐若现于市井之间。輶輶訛有人言，见其服西域之装，率锦绣驼队，行走草原大漠，体仍巨硕，泰然昂扬。亦有人言，或见其乘楼船游于海上，仆从如云，有若仙客。

七郎名曰：鹅眼。輶輶訛天下吝嗇者，无出其右。所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輶輶訛，即此子所为。吝嗇之态非仅对于人，既是对己亦是‘要钱不要命’。便宴宾客，粗食糙米，亦将束腰之带紧三紧，以减食量；如赴盛宴，面对大餐，解带袒腹享饕餮之贪。其女借贷，买救命之药，非予。其妻使币，换遮羞之布，非予。其友周急，求跪请之携，非予。世人言其概要：为人之道乃见死不救，待客之礼为墙上画饼。

八郎名曰：铜臭。輶輶訛最是不肖。某为其父，不耻其行。夫复何言！

“九郎名曰：钞票。輶輶訛神清骨奇，冰肌童颜，仪容着温雅之态。宋、元之时，即有望气者曰：此儿具丈夫气，将屡建奇功，必铸伟业，可掌天下人富贵。然有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因其身无三两肉、家仅片纸财，明朝之后数百年，世人敬而远之。忽一时，中土人士闻宝钞风行海外，有追随者可大富大贵，遂风行之。自此，人间财富皆出其门。”龙承九子，子子不同。吾九子虽各自经略，却也不乏血脉之亲。时有间，常聚于钱庄、票号、银行之所议论人间，感叹之辞洋溢其中，一己之私流露于外，千言万语固持己见，惟利是图不相通融。钱氏之族，无限之风光足以令世人膜拜，卓达之声势常使邦国相倾。尽管显赫，盛名之下实有难言之隐；固有亲情，血脉相通却也难连心性。故千百年来，钱氏之道难以一

贯之，钱氏之行迹纷繁而杂陈，众子貌合神离，各行其事，吾已老迈，无力统领。钱氏虽历千百之年，功利之心不息，将愈行而离道愈远。功业不就，道之不行，吾身心俱悴，倦矣，归于山林，没于绿野，不亦乐乎。

翁述毕九子德行，两小儿已听得呆顿顿恍然失神，急谢曰：“吾等山野小子，足未及三村，见仅限耕织，交不过乡党，今日能得闻仙翁之言，真三生有幸也。身世贫贱，无缘以识于尊公子；有心行道，愿聆教诲于老仙翁。”

翁曰：“钱之道，有君子道、小人道。君子所行钱之道，存天理輦輶訛、节人欲，崇于仁德，序于伦理，取于智善，行于信义，用于俭让。仁德者，天理使然。伦理者，人文昌化。智善者，心性出处。信义者，使为有度。俭让者，德馭物欲。旷古以降，惟闻天下归仁，輦輶訛未闻天下归财，惟闻得民心者可得天下，未闻得财者可得天下。天下归仁，钱财与仁义相得而益彰；天下归财，人心与世风离经而叛道。于是，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輦輶訛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为富有者之天下，经略天下非仅有钱财一路，君子之道从未用末技而害道，民心所在乃国之所立，故钱财惟得民心者可驱驰，是之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輦輶訛钱之用，取之于世，用之于世，聚散有度，使民亲睦，有圣人诫之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輦輶訛量用而取，非为欲而取，实仓廩为知礼节也，足衣食为知荣辱也，輦輶訛滥取者皆为不义之财。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輦輶訛故钱之用在养民、在修德、在弘道，须臾不可废也，废则非君子道也。小人所行钱之道，乃无道之道，惟利是图，背信弃义。小人不能用钱爱人，只会用钱恨人，狗眼识人之处只道以钱为准，众目睽睽之下哪知羞耻何物，以至于苏秦之嫂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輦輶訛小人爱钱，只多顷占无度之贪婪，不少磨牙吮血之凶残，为侵吞有罪之财而杀生害命，想霸占不义之产遂伤天害理，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輦輶訛仅指仁义之道，非败类掩饰巧取豪夺之托辞也。小人使钱，奸巧为要义。无良之心只想横行，乏善之行从来强食，更有勾结之手段，上可役使神鬼，下能呼呵公堂，明火执杖夺掠于街肆，肆无忌惮践踏在民舍，故李宝嘉无奈而录官场现形记，吴趼人愤懑而目睹怪现状輦輶訛。小人有钱，助其败德，钱愈多则德愈坏。虎狼之祖必有纨绔少爷，贪墨之父何少膏粱子弟，不务正业中顷刻山崩，游手好闲罢大难临头，人言富不过三代，即指此意也，故惟有德者可聚财，此言不虚也。此之谓：钱之君子道与小人道也。”

两小儿叹服，无以言表。翁曰：“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輦輶訛汝等年少，切记：道之上者以钱生人，道之中者以钱生钱，道之下者以人生钱。宁生君子钱，勿生小人钱。好自为之。今有山野之乐慰我，吾去矣。”两小儿曰：“谨遵命。”抬首处，已是晴空朗月，四籁寂寥，翁已无踪，只见中天一星顿时明亮，灿然非凡。

卷三 筑城

[作品第八十号]庚寅年丙戌月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直道成，通达海内，由咸阳三日可纵横驰骋于边疆，始皇帝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欲筑新城，营作朝宫，遂遣博士堪輿九州，寻找吉地，建帝王万世之都，传之无穷。

博士受命，沐浴斋戒三旬，以诚其心、敬其意，然后祭于郊，祷曰：“秦并六国，四海一统，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建亘古之伟业。始皇帝命某堪輿新址，筑新城，子孙永葆，以传万世。某也愚陋，不敢臆度天意，燔柴燎祭，请卜于龟甲。”野有遗老途经祭台，哂笑曰：“天道玄妙，人事渺茫。不问于苍生而告于郊，不仁也；不探其奥旨而求于天，不智也。不仁不智而欲得天下吉地，非其道也。”博士降台以请，求野老教谕。

野老曰：城者，国之器也，所以盛王道、居黎民，汇萃仁善贤能，集成文物典章，交融物力财货，故先王城郭沟池以为固，养之、护之、全之，育民以安，拒寇以坚，行道以仁。如此之城，则有五色之云呈其祥，丰润有之气通其畅，浩荡之风充其和，于是乎，城之德颂于万民之口。

欲得如此之地筑城者，需先得其原。惟得其原者，乃可得其养也。诗云：‘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容刀。’原大则民俗厚，不拘于陋。原广则王道远，不恋于狭。有广袤之原，方有力肥之地，丰产之田，壮畜之圈，足屯之仓，畅用之钱。此五者备，则小民之家殷实也。黎民之颐，乃厚国之基，故其城可居也。

欲得如此之地筑城者，需先得其水。惟得其水者，乃可得其生也。诗云：‘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冈。乃覲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川、泉、池、泊者，乃天做造化之泽也，地之灵气所在，沛之以新源，涤之以旧污。得其恩，可汲取之为用；得其量，可倾倒之为泄；得其行，可漂流之为输。大哉！水也！浩浩乎，施与之心不弃细与微；荡荡乎，泽被之举不辞辛与劳；渺渺乎，有容之量不分清与污。肇始生命，生发万物，为民所颂咏。万物皆生于水，何况于城乎？有水之利，故其城可滋也。

欲得如此之地筑城者，需先得其山。惟得其山者，乃可得其助也。诗云：‘笃公刘，既溇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山者，其细小处不少柴薪可伐，其无穷处尽是禽兽可猎，其关隘处常备雄兵可驻。黄帝以来，黎民饮食之丰且富，俱狩获于山也。三代以后，先王宫阙之大且宏，皆取材于山也。中国以立，戎狄之犯境难且苦，有险阻于山也。故《中庸》曰：‘今夫山，一卷石之多，

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山具天赐之德者，如囊、如库、如户枢。山之大小，其城可依也。

博士曰：“听丈人言，某耳目顿开，恨平生所学皆为腐朽之物。秦都九迁，然未得其所。由西陲而秦邑，而邑，而渭之会，而平阳，而雍，而泾阳，而栌阳，而今于咸阳。秦兼天下，寻定新都，某窃算之，新址有六，请丈人教我。”野老曰：“但言无妨耳。”

博士曰：“始皇帝十七年，秦收韩都新郑。此城为轩辕氏故都，四周之野有广原开阔，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野老曰：“韩也颓，民疲而财弱，将寡而兵少。举韩之力，国积贫弱，人竭才俊。偶有韩非为当世之珍，韩倾囊以献韩非，秦得而杀之。良士者，乃人中英俊，不用已为叹，又信谗而诛，大失天下士人之心，韩人亦深为之恨。民之口为川也，冲伐千里。更有众口可铄金，积毁能销骨，此处筑秦城，恐将为民用口诛。”

博士曰：“始皇帝十九年，秦收赵都邯郸。此城为殷帝辛之离宫别馆所在，有山曰太行，居其右，蕴藏繁盛，险与富同存也，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野老曰：“赵也废，用人无信，免廉颇，杀李牧，自毁家邦。因有此，加之赵括碌碌，使民无望也，四十余万卒皆降秦。然秦不恤其情皆之长平，秦之暴令天下人发指。四十余万卒皆良家子弟，壮丁之年家有奉养，杀一而害其举家，国中仅剩孤弱。哀哉！杀降者不祥，君子趋吉而避凶，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博士曰：“始皇帝二十二年，秦收魏都大梁。东周列国之名都也，有大河流其北原，丰沛苍莽，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野老曰：“魏也悯，诸侯五世而不修仁德、不齐政事，终被秦引河而沟灌，满城皆遭鱼鳖之祸。痛哉！城池得失王者之事也，何以祸及黎民？欲取其地而舍其民，何异于杀鸡而取卵也。民既不愿于归，又何以性命相逼。民成死敌，愈众愈危，河成凶器，愈大愈险，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博士曰：“始皇帝二十四年，秦收楚都寿春。城之所处也，淝陵竦峙，淝水绕城，更有辞赋洋洋，百工能巧，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野老曰：“楚也庸，活鱼惨遭温水煮。楚地方五千里，才俊遍干诸侯，国力冠盖天下，王惑于苟安，民愚于生计，士卿有力而难发，不觉中灭亡之运将至也。国都陷，楚王虏，令天下人怜也。故天下人言：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輶輶訛无罪而遭谴，积怨深也。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輶輶訛亡秦之誓言犹在耳，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博士曰：“始皇帝二十五年，秦收燕都蓟。輶輶訛周武王封尧后之地也，地北而原广，四季分明，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野老曰：“燕也谬，拒敌无策，献图夹匕，致使莽夫无功，父子相舍。伐罪，可也！何至于挟其父斩其子之首，血脉之情尚且不存，何况仁义乎？燕地俗重气侠，荆轲之死乃振臂之呼也，慷慨者必以为继，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博士曰：“始皇帝二十六年，秦收齐都营丘。輶輶訛营丘本夏之邑也，有人口之众，渔盐之利，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野老曰：“齐也鄙，肉食者陋，天下沸腾之时无以合纵，偏安一隅，难逃秦远交近攻之谋也。及齐王降，齐人皆怨，痛恨奸臣宾客以亡其国，似有英雄气未舒也，遂成寻机待旦之状。世事如川，堤虽未决，然破堤之水已成巨流，如此之地可建城乎？”

博士曰：“天下之大，仅此而已。蛮夷戎狄之边，吾不知也。选六国之地无一可能，吾智穷矣，纵有吉地亦为不识。然‘民愚多屈，有大人卓尔以运智’，輶輶訛六国之亡，仅非民愚，乃治者无智、贤者无位、能者无职也。今秦混一海内，生民、养民为天职使然，何以永固之，请大人运智。丈人虽在野，智可安天下，请丈人教我。”

野老曰：夫失德者失国。灭六国者六国也，统一六国者秦也。失德在先者失之已为可叹，又为失德在后者得之更为可悲，不为肉食者叹，为黎民悲也。邦国得失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圣贤者皆为之泣咽。邦国乃圣人之大宝也！邦国为圣人所执，则立天地之仁心，行自然之大道，治万民于安和乐利，美德远播四方。先得地利固为筑城之要，然必得民心方为筑城之旨。都城为四方之中，修美德、含仁心、育大道，方可筑为王道之城。

王道之城者，必也安宗庙，必也宜子孙，必也和万民，必也协邻邦，必也怀远人。何谓安宗庙？如‘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輶輶訛者。常思前贤，常想来人。勿忘族类之血脉传承，维新文物制度，永葆吾民和泰。何谓宜子孙？《诗》曰：‘宜尔子孙承承兮。’輶輶訛城之贤使子孙贤，地之利彰显人之义，仁德常存，子孙居之生息绵延。何谓和万民？民生之艰非肉食者能知也，倾覆邦国者常为民艰，更有租庸调役诸事重者为大盗！用度有节，藏富于民，国乃无损。勿苛取，勿重租，敦信于民，用礼节之则和可至也。何谓协邻邦？和者非一国之和，乃天下之和也！为强而强，天下恐慌，非仁心之精髓也。邻邦强者，导之以义；邻邦弱者，惠之以实；邻邦乱者，晓之以礼。有邦为邻，惟友爱之，方可协和天下。何谓怀远人？由己及人，仁爱远播，城所以立。吾城富庶，乐以安德，怀柔可也。世间大矣，尚有远人贫苦，待接济之、容养之。具此五德之大人，可得宝地筑为王道之城。

“失德在先，求吉在后，贪婪若此，人神厌弃。欲求吉地而筑城，吾所不能为也。民心不得，城将焉在？究其源，筑城之道，乃仁者之道，惟爱人者能寻获吉地。城未筑之时，已欲求万代而传，试问之曰：城为其子筑乎？城为其民筑乎？为其子筑者，孤家之子必将不守；为其民筑者，仁爱之境无处不有。故邦有道，城在民心，民心有处，即筑城处。邦行道，城在贼手，破贼之处，或可筑城。邦无道，仁义泯灭，失心失地，无处筑城。”

野老语毕，博士拜服。时始皇帝令急，博士无址可献，惊惧满心，惶恐终日，遂远遁。终始皇帝之生，秦未得筑城之新址，只营造阿房宫。輶輶訛秦收天下之地而无城可居，二世而灭。

卷四 雁之旅

[作品第八十三号]辛卯年庚寅月

北地莽原之上，有高山雄峙。巍巍也！峨峨也！连绵千里，重峦横亘，天下之阻也。雁行南北之旅，绝难飞越其峰，山有险如门，雁穿险而往来，如此岁岁年年。《山海经》曰：雁门，飞雁出于其门。故山因之而得名：雁门山。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八月霜天，北雁南飞。雁门山险有雁声悠扬，自天而落，山之绝顶雁群歇翅。头雁召其群而嘱曰：“吾衰矣，历经几度寒暑，往复万重山水，暮年之秋，山高路远，老翅难飞，已至存歿之际。吾有志在，将有所托。”

群雁悲戚，束身敛羽，皆垂首做聆听状，环立头雁周围。

头雁曰：“神农氏在日，尝百草以惠黎民，后误食火焰子断肠归天。将亡之时，天人哀怨。我祖感其德，飞落于其侧，鸣清越之声以慰其心。神农氏抚我祖之羽而嘱托：‘人世初开，茹毛饮血，蒙昧愚钝。吾毕生之志只为民生，观象以治家邦，授时以教农耕，通天达地以养人。然天定大限之期到，又将奈何？吾惟忧顾治者不识其象，耕者不知其时。敬吾者应承志，爱人者应助人。汝为贤禽，通晓节气之循环，辨别地理之方向，具礼信智节四德。吾欲托汝承志济世，寒则南翔，热则北飞，逐自然中和之气而旅，以导引人事，使人中节而动、知和而行，广布德政，遍种嘉禾，方慰吾愿。’上古之时，时序两季，曰春与秋。故我祖为谢圣人所托，遂立宏志，举族而行，春则自南而北，止于雁门；秋则自北而南，止于衡阳，行春秋大义，纵旅华夏，宣示自然之象，声播和气之令，使天与人合、时与物符。有吾之生，奉行先祖之命无偏离，切记而能笃行，无他，惟勤尔。吾今将歿，托吾家之志于后生，勿忘圣人德行，谨行家族使命。”

群雁曰：“履天地之道乃本分也，先祖遗德在，春秋之义不可忘，南北之旅不为累，愚虑以为启发黎民实有难为，君为前辈，当辱教之。”

头雁曰：圣人之托深重也，先祖之命当谨行之。尔等之虑亦吾之虑，吾虽将辞谢却须臾不敢忘。其中要领，乃诤人以自然之道，用自然导引人事。顺应自然乃大自然，抗拒自然为不自然。天时不可违，物类不可欺，为事不可逆。万世、万物、万事为大象，有大道存其间，总其成者为自然，勿违、勿欺、勿逆，否则不祥。

“天道循环，孜孜往复，自然变幻，分秒而非，亘古不变者和与中也，知此可为也。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授人以节气，乃使人知天之和，天道必循时乃可有为。劝人以农事，乃使人知地之中，地道必应运方成生命。尔等于飞，使命之要，乃用天地之道启发民智，使民能体悟自然序常，教民以作为，乃可成就吾族受神农氏之托也。”

群雁曰：“请试言，自然大象与人世大道之合。”

头雁曰：显者为象，涵者为道。识大象之征方可行大道之德，道必于求中乃可得，于顺应中求有为乃人世之大成焉。更有将顺应所为大而化之，取其道谋福于民者，谓之曰圣人。天地之兆以春秋为大象，如此则必也履节气也。节气者，沛乎于天地之间，无形、无所，周流不息，有时、有力，势不可挡。

斗杓东指，大地东吹料峭之信风至。应天之时，地将发生气。严寒不可畏，春可迎而至。衡阳之云端广布春阳，清明之气欲唤蛰醒。应此之时，雁之族当举翅而飞。乘风向北，过云梦之野，越大江之滨，诰民以生，勿为寒尘所窒，雁声过处，天有云雨滋润大地，可起而作，经营生计。

斗杓南指，大地南行熏蒸之信风至。地气雄壮，草木将葱郁。天有骄阳行空，山川显荣华之色。大地广袤，丰盈之态尽表；百川丰沛，奔流之势具壮。时令之下，夏花盛放，群虫和鸣，雁之族当振翅而飞。翔大河之空，归雁门之山。诰民以勤，暑气需回避，辛劳不可辞，雁声过后，再萌营作之意将晚矣。

斗杓西指，⑨大地西起萧瑟之信风至。时不觉哉意无察，阳已南走兮寒从北起。玄冥悠悠，其道将来。云随天高飘飘而逸，风令沙起苍苍连涌。真可谓：白草舞塞上，狂沙漫北疆。苍茫之间，雁之族当亮翅而飞。南掠太行之巅，直下淮泗，诰民以收，当知势有收时、情有尽头，于物亦然。

斗杓北指，大地北举凛冽之信风至。黄苍苍，天风南走；白茫茫，雪飘北国；冷兮兮，水凝气滞；寂寥寥，声寡形只。野兽寻巢，飞禽觅舍，隐匿物类踪迹；大木萧萧，巨野寥落，雪藏草木容颜。浩渺之中，雁之族当展翅而飞。过鄱阳，下洞庭，栖于衡阳之山，息在巨泽之怀。当诰民以藏，物有始终，当始焉必始，当终焉必终，始为终因，终为始固，不离不弃，无分无悖，此之谓一也。

“斗杓四指，尽显天地大象，人世大道其中可得。人世大道在为，不为则求而无门。为也者必中节，不中节无以致和。不及谓之曰怠，过之谓之曰甚，此皆失节而动也，为则反将生害。害有小大，知节者可应对其起浮，不知节者无所判别。故害为节之伴，不可灭，只可使其无生，生则必使其弱之，否则将伤及诸生。不为也者无以言，以惰生者必死于惰，与民无益，枉为天造化。世有称‘无为’为大道者，不可与不为同语也软。无为者求道于无形，不为者无道可行，智愚立辨。《禽经》曰：羽物变化转时令。輶輶訛雁族于飞，遇风而举，诰民以节气，使民顺履大象，而后有为，方可秉春秋大义，助德行，辅人伦。春秋有所往复，此皆天地大道，万物皆在此中，无可逃脱。万物在往复中周流，此中可求生民之道也。出节者，恐将为害，定当谕人知之，切记慎之又慎！”

群雁曰：“春秋周流，欲执无柄，天予我族感知节气之赋，吾辈惜之如珍。大道之深，难查也，但有微茫可辨者，定按期而稟，无使天时有失，不误五谷生长，导引人伦教化，请君心安。五柳先生有辞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輶輶訛而今在旅，失君而去，吾辈德行安在？归去来兮！吾辈当为君乘驾而飞。”

头雁曰：“言不信者，行不果。輶輶訛汝为吾家子，当记吾家诺。当年一诺，虽时越万年亦不可变，此之以为信。尔等能知此大义，幸也，吾乃敢辞谢。吾族之命在飞，故雁之故

乡非南亦非北，在天尔！不负神农氏，身老何处又有何憾？山之绝顶离吾之故乡最近，吾将殁于此，百年望后辈之飞，以知神农氏之志在也！”言罢，仰天而卒。

雁门山顶群雁徘徊终日，日暮之时列阵而飞。黄叶在地雁在天，长云过天风过野。雁声悠远自天而来，岁月依然，雁飞依然。